奉贤文史資料

(21)

奉贤县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　　一九九四年五月廿十日

纪念奉贤解放45周年专辑

一、奉贤县1949年5月纪事　　周正仁

二、冲破长江天堑　红旗直插奉贤　　李士良

三、进军浦南——道院缴枪　　林文样　王菊林

四、三封恐吓信　　程天一

原

书

缺

页

原

书

缺

页

原

书

缺

页

原

书

缺

页

此为试读,需要完整PDF请访问: www.ertongbook.com

原

书

缺

页

原

书

缺

页

原

书

缺

页

奉贤县1949年5月纪事

周　正　仁

在国民党政府拒绝签署《国内和平协定(最后修正案)》情况下，4月21日，毛泽东主席和朱德总司令发布了《向全国进军的命令》。命令中国人民解放军“奋勇前进，坚决、彻底、干净、全部地歼灭中国境内一切敢于抵抗的国民党反动派，解放全国人民，保卫中国领土主权的独立和完整。当夜，人民解放军全线渡过长江。4月23日，南京解放，宣告了国民党南京政府反动统治的灭亡。

5月2日，浦东人民解放总队(简称浦解总队)为了有效地配合解放大军顺利解放浦东地区，确保浦东的社会稳定，发布了《告浦东人民书》。

5月5日，当人民解放军第三野战军第七兵团在3日占领杭州后，集中第九、第十两兵团及第八兵团一部，共8个军完成了对上海地区的大包围。退守上海市及其周围地区的国民党汤恩伯部，为迟滞解放大军向上海市区的进军，派遣淞沪警备司令部爆破队，炸毁沪杭公路上的交通设施。5日夜间，爆破队在沪杭路自柘林至西渡的一段，炸毁、炸坏和撬拆小普陀桥、柘林桥、新寺桥、范家桥、老银桥、南桥塘桥、老公路桥、肖塘桥等8座公路桥梁。桥梁边的民房震塌、震坏不少。6日上午9时左右，倾所剩炸药于西渡活络码头，一声巨响，烟柱冲天，浮动式码头被炸沉没，附近民房损失惨重。9日，国民党奉贤县警察局拆毁南桥到亭林公路上的沙港木质公路桥。10日，县警察局又烧毁南桥至泰日桥大道杂木桥9座。12日，国民党奉贤县县长陈　卷款潜逃。

5月13日，解放军三野九兵团20军攻占平湖，金山卫后，20军58师由金山卫直插奉贤县境，于是日下午占领县城南桥。通过南桥镇商会成立军民联合办事处，布置筹借粮草任务。接着便向

浦东高昌庙继续前进。九兵团30军沿海岸线向川沙方向推进，14日清晨占领奉贤旧城奉城。至此，奉贤县全境解放。在解放大军进入奉贤县境后，由南桥、四团等地组织粮草供应外，过境大军直接向群众借粮约15.91万公斤、借草约30万公斤，以西部望海乡和东部四团、滨海乡为最多。

5月15日，人民解放军代表方针，率员接收旧银行，建立中国人民银行奉贤县办事处。同时，在奉贤县开始使用人民币，停止流通金元券，并以1:10万的比例收兑。

5月17日，随军南下的奉贤县干部中队于是日下午2时到达南桥镇。县人民政府公安局局长林堂率干警8名接收县警察局。

5月18日，奉贤县人民政府宣告成立，滕维明任县长。开始对国民党奉贤县县级机构的接管工作，并行使人民政府新机构的职能。

5月20日，按照松江军分区的指示，浦解总队解放四中队和奋斗中队(该中队共20余人，于23日接上关系)100人左右，全部编入中国人民解放军奉贤县总队。

5月21日，随军南下的奉贤县区级机关干部，于是日上午全部到达各区。次日，全县组建了6个乡镇联合办事处(系区级机构)。同时，成立各区办事处党的工作委员会(10月改为区工作委员会，又称区分委)。随即开始了对国民党15个乡镇机构的接管工作。

5月23日，奉贤县人民政府为确保革命秩序，保障社会安宁发布第一号《布告》。

5月26日，成立县支前指挥部，县长滕维明兼任指挥，各区成立支前委员会，区办事处主任兼委员会主任。至28日，全县完成支前食米69.4万公斤。

5月31日，中共奉贤县委员会向所属区分委发出通知，宣布中共松江地委关于组成中共奉贤县委员会的决定，李楚任书记，刘铭任副书记。中共民福支部党员17名、中共胡油车支部党员20

余名、中共大沙支部党员12名、中共萧家桥支部党员5名，中共南桥支部15名，计5个支部、党员70余名的组织关系，全部移交给了中共奉贤县委员会。

此为试读，需要完整PDF请访问：www.ertongbook.com

冲破长江天堑　红旗直插奉贤

李　士　良

在欢庆奉贤解放四十五周年的日子里，听到”向前、向前、向前……”的雄壮军歌、熟悉的旋律，勾起我对往事的回忆。

四十五年前，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，前赴后继、浴血奋战，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。

我的家乡莲莱是老解放区，当时我任中共巨山区委委员。49年正月初十接到参加区、县干部大会的紧急通知。两天的会议，县委书记传达中央指示，要求老区紧急动员，抽调大批优秀的中青年干部随军南下。

大会后，以区为单位自己报名，上级审批，二、三天后便公布名单。当时，天气乍暖还寒，大家心里都是热乎乎的，情绪十分高涨。明知离开安定的老区，去参加建立新中国前的最后一仗，生死未卜，但为了解放全中国，为了实现劳动人民千百年来的理想，都出去了。最后上级批准了我们68个干部(15个女同志)，加上8个通讯员、炊事员。我们匆匆回家安排好家务，移交完工作，便踏上南下征途。一别就是四十多年。

正月十六，县里召开欢送大会。十七日，我们依依不舍地离开家乡。全县的乡亲、中小学生夹道欢送，锣鼓喧天，载歌载舞。千叮咛，万嘱咐，此情此景，终身难忘。到北海地委，听了地委书记的报告后，马上编队，分配任务。除了一个县留下准备接管青岛市外，其余的大部分干部住了一晚后，十九日出发，步行到潍坊市。

潍坊是大城市，通火车。我们挤上火车一看，原是装货物的棚车。脚在装过牲口的臭味扑鼻的棚车里，因为人太累了，也顾不上这些了。第二天到兖州后，因铁路被国民党破坏，尚未修好，大家只得继续步行到临沂(当时华东局所在地)。在那里整训学习

了一个月。主要学习《华东局关于江南新区工作的三个重要指示》、《七届二中全会报告》、《入城纪律》等等文件。最后由北海地委宣传部长李凌代表组织宣布领导干部名单及分工。我们蓬莱县抽调的干部编为大队，大队长滕维明，政委李楚。

经过整训，大家的思想认识有了很大的提高，对将来要担负的工作作了充分的准备。不过，还等不知道目的地在哪里。后来党指向哪里就奔向哪里，服从组织安排。整训结束后，继续南下，经过徐州、淮阴、高邮、江都，终于在黄桥与解放军十兵团31（三十一）军汇合，编入部队。

我还清楚地记得当走到苏北沭阳县新安沼泽地区，在原地休息片刻后，正要拖着疲劳的双腿出发时，一只野兔窜进队伍，顿时，大家忘记劳累一起围攻，又扑又喊，象抓俘虏一样活捉了它。回顾这一路的行军，也实在艰苦。沿途虽然是解放区，但由于大多是解放时间不长，常常有土匪特务打冷枪，天天有敌机骚扰，所以每到一地第一件事便是安排岗哨，挖好防空洞随时准备战斗，然后才能休息。为了不暴露大军集结长江边的意图，只能白天隐蔽，晚上行军。一到天黑，大路上，8路纵队，前不见头，后不见尾，齐唰唰地向南急行军，场面十分壮观。

长江流域4月份多雨，又冷、又湿、又劳累，许多同志得了疟疾，每个人的脚掌上都是大大小小的水泡，疼痛得很，但大家从不叫苦，硬撑着追赶部队。行军时互相关心，照顾体弱生病的战友，抢着背行李，背干粮。尤其是当领导的，主动比别人多干点，多背点。就这样，我们在泥泞的路上，摸着黑，一步深一步浅地赶路。大家只有一个信念："向前、向前、向前！绝不掉队，绝不给老区人民丢脸。"而且由于特务土匪活动的猖狂，一掉队便有生命危险。31军警卫连有一个哨兵，晚上被特务抓去活埋，第二天才找到尸首。

黄桥离长江仅38公里，这一带的群众觉悟很高，很热情。当年新四军在这里与日伪军战斗，保护老百姓，给当地群众留下深刻的印象。我们十兵团属于第三野战军，司令员陈毅、政委粟裕，说起来是老熟人，也就更亲热了。在这里住了一周，继续学习有关文件，军长周志坚、军政委陈华堂亲自来动员，讲注意事项，把我们编入红粮队。

我们部队的指战员大多是北方人，不会游泳，撑船，走走跳板也不习惯；而江南地区水网密布，为了完成渡江南下的任务，指战员们经常练习游泳、划船。我们去慰问鼓劲。不久，我们前移到紧靠长江边靖江县西南的小付庄住下。这时上级命令我们，全体人员一律轻装，除了武器和两天的干粮，其它东西一律不准带，棉衣、背包一律上交封存，随时准备渡江。

当时，为争取国共两党谈判达成有利于人民的协定，我军在完成渡江作战的一切准备后，曾数次推迟渡江的时间。1949年4月15日，双方代表团拟就《国内和平协定(最后修正案)》并商定4月20日共同签字。但是国民党政府于20日拒绝签字。当夜8点，我们第一梯队冒着敌舰和江防炮火的拦截，首先起渡，突破敌防线，建立滩头阵地，向敌纵深进攻。

21日，毛主席和朱总司令发布了“向全国进军的命令“，命令中国人民解放军“奋勇前进，坚决、彻底、干净、全部地歼灭中国境内一切敢于抵抗的国民党反动派，解放全国人民，保卫中国领土主权的独立和完整。”

我们这支干部队21日晚上也随着渡江，刚上船不久，英国军舰和国民党军舰用猛烈的炮火轰击，情况十分危急。部队首长命令先让战斗部队渡江，而我们改在22日晚上渡江。22日晚上我们分两批，每船30多人从不同方向渡江，军令如山，大家宣誓，不管怎样，游也要游到对岸。23日凌晨6点左右，离南岸还有80米时，船划不过去了，这时敌人飞机飞过来扫射、扔炸弹。情急之

中，我们纷纷跳入长江，江水齐胸，冰冰冷的。个子矮的一们干部脚一滑，差点被卷入急流，我们几个在旁边急忙抓着他的衣服，艰难地涉水上岸。一上岸什么都顾不上，连忙散开，等敌机飞过去后，追赶自己的队伍。回头眺望江面，来回穿梭般的木帆船不停地运送部队。真是“船桅如林，旌旗蔽日；亘古所未闻，渡江定乾坤。”

由于情况紧急，骡、马等来不及运过来，连兵团司令叶飞、政委韦国清和参谋长陈庆先都和大家一样，昼夜不停地步行向前冲锋，追歼国民党军，平均日行100里，老百姓空身走路也没有这么快。由于我军攻势凌厉，国民党军仓皇逃窜，溃不成军。很快，23日南京解放，标志着国民党长达22年的反动统治宣告灭亡。长江三角洲上广大地区除了上海外，其它各地相继解放。这段时间，我们白天也可以行军了，只是雨下个不停，又没有衣服可换，但是胜利在望，使得大家忘记了一切艰难困苦。渡江以后，我们从江阴、经过武进、无锡到达苏州，碰到了前来接头的奉贤地下党员，才明确我们的任务是随军到奉贤建立人民政府，县长是滕维明，县委书记是李楚，其他同志分工到奉贤的六个区开展工作，我被分配到奉城区委任宣传委员。在苏州休整几天后，我们随军绕太湖，经过宜兴、溧阳、湖州、嘉兴来到嘉善。

5月12日，我军迅速向国民党军的最后强固设防据点上海进击，展开对淞沪外围的扫荡战。九兵团20军13日先后解放松江、平湖、奉贤、金山。十兵团引军14日到达四团。至此奉贤全境解放。

我们干部大队带着一个连，17日从枫泾、洙泾、亭林走到庄行，整埋了一下军容之后，下午2点多，迈着整齐的步伐从南桥镇的北街走到中街进入县政府，将红旗插上屋顶。整齐的队伍、严格的纪律给居民留下深刻的印象，他们笑容满面地与我们打招呼。这时，我们马上贴标语、写布告、找伪政府人员了解情况，

督促移交工作。街上，我们的一个连编为县大队，与人民自卫队一起巡逻，商店继续营业，社会恢复了安静。奉贤终于回到人民的手中，历史翻开了新的一页。

第三天早上，我们几十人分工到南桥、庄行、泰日、奉城、青村、齐贤区去接管政权。每个区配备一个班的兵力，编为区中队。我与同事们到任后，马上组织恢复生产，维持治安，做好支前工作，为解放大上海的决战作好保障。

夺取政权不容易，巩固政权更难。在以后的岁月里，我和同事们仍在上级的领导下，紧紧依靠人民群众，开始建设奉贤、保卫奉贤的新战斗。

进军浦南——道院缴枪

林文祥、王菊林

1948年10日，我们突击连遵照中共浦东工作委员会和浦解总队的指示，在向浦南挺进途中，一边寻找战机打击敌人，一边积极发动群众，迎接解放。我们从南汇某地出发，将部队一直拉到松江县叶榭地区，取得了多次战斗的胜利，并扩大了浦解总队在浦南活动的地区。

1949年2月中旬，我们连队由阮巷、欢庵一线返回西新寺地区。据当地群众反映，道院那个地方的武装警察，人数不多，枪倒蛮好，但民愤很大，因此我们决定打道院。肖参谋长派副连长王菊林化装成烧香的，与当地一个进步的群众(后来参了军)一起，带了一个小孩，深入道院保安队据点进行侦察，摸清了那里的情况。2月15日，我们就在宿营地向几个青年积极分子借了几套自卫队军装(是供参加过了训练时用的)，由王菊林带领八、九个比较能干的队员，吃过中饭，分两路向道院进发。化装成自卫队的那个组，他们的任务是乘敌人吃晚饭时，混进去解除保安队一个班的武装；另外那个便衣组，蹲在据点旁边的茶馆里，以吃茶为掩护，任务是观察动静，负责警戒与接应。这两个组，按照指定的路线，都准时到达了各自的位置。

道院据点内驻有保安队一个班，有十几个人。我们化装成国民党自卫队的那几个同志，在王菊林带领下，大摇大摆地接近了敌人的岗哨。那个站岗的士兵一看来了几个自卫队员，就神气活现地问："你们是什么地方来的？""南桥来的。""来做啥？"等到他问到"做啥"时，我们拔出手枪就喊："不许动！"这个哨兵一时弄糊涂了，还没清醒过来，那支卡宾枪已经到了我们手里了。

这时是下午3点多钟，敌人在里边吃晚饭(其时国民党保安队

此为试读，需要完整PDF请访问：www.ertongbook.com